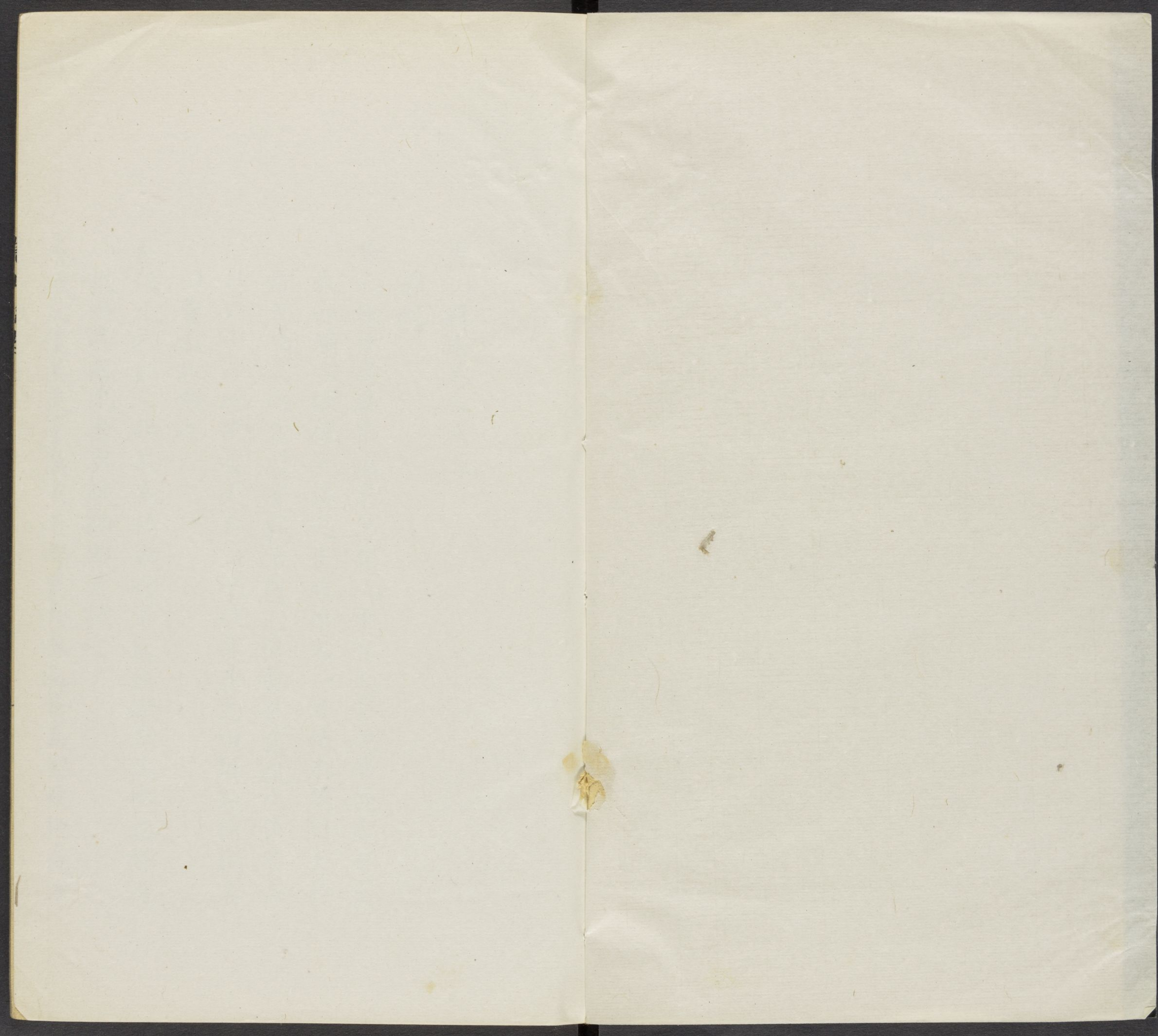


T 3205/2102.78



崑山縣志卷之十三

雜紀

晉元康中妻蘇懷瑤家忽聞地中有大聲視聲於處有穴
大如蟻穴掘視之得大子雌雄各一且猶未開胎大於
常大哺之而食還置穴中覆以布魯越宿視之矢所在
矣尸子曰地中有大名曰地獄是鼎志曰掘地得狗名
曰賣蓋此類也

蘇峻之亂郡人顧眾為揚威將軍恭讓徽眾為本國督護
眾由是縣東舍與賊帥戰天破之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攻吳郡是時海陵嘉興縣諸葛

崑山縣志卷之十三

雜紀

晉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發處有竅
大如蟻穴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
常犬哺之而食還置竅中覆以磨礮越宿視之失所在
矣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
曰賈蓋此類也

蘇峻之亂郡人顧眾為揚威將軍蔡謨檄眾為本國督護
眾由婁縣東倉與賊帥戰大破之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



峻敗後其將劉徵率眾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太尉郗
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劉澄揚州記畧云婁縣有馬鞍山天將雨輒有雲來掩映
其上此山亦出雲應之乃大雨夫山中之雲與山外之
雲自相感召乃他山所未聞豈不為勝地乎凌志

宋蒯恩蘭陵人從武帝征孫恩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戰于
婁箭中左目

梁慧嚮吳興人姓懷氏天監十年登馬鞍山有息焉之志
因放錫禪坐於山脇石室間有二虎為侍師方運籌思
立精舍忽有神人見曰願施千工以佐景福其夜風雷

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撲斲之聲翌日而奇石轟
壘廣階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丈有二
尺蓋山神之役鬼工也時縣宰奏其事武帝命造慧聚
寺師後駐揚子江心蝦蟇山示寂寺僧感其開山乃斲
石像於所憇石室中至今猶存

慧聚寺中二柱梁張僧繇畫龍其上每陰雨龍鱗甲飛動
數出湖內僧繇復畫鎖鎖之唐會昌中寺廢以柱入郡
中至大中間寺復興以柱還宋淳熙中寺火柱遂燬又
有二柱於雷火中有天書如大篆一勣溪火三字一蜿
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字大小近二尺好事者或模印

之

隋大業九年吳郡朱燮為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起兵赴者如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制燮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畧

唐武德中聞人遂安據崑山杜伏威使王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難以力服乃單車造城下陳國威靈語以禍福遂安出降

周寶僖宗時為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王敖據崑山寶討平之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張郁領兵戍海上郁醉而叛寶復討定之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郊墓誌云父選崑山尉生郊而卒是郊時方幼稚恐未能詩或云郊既長問其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至崑山理或然也又按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而張祜適至然則祜之留題必樂天守蘇時也後宋王安石以治水至崑夜登山秉燭讀二公詩遂和之而去

楊行密陷蘇州吳越王錢鏐命將顧全武往克之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率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全武每為之卻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

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慚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人
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

宋咸平元年夏四月縣有漁婦李氏張曾河上得一白龜
如錢大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婦取歸授兒為戲又恐傷
之放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婦怪之復棄去中
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白龜在焉因取而歸近村王道
榮留龜置神像前失之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
忽自鼠竇中出迺收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守陳省
華即具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
君房曰按孫氏瑞應圖龜千歲巢蓮葉之上其出也將

以應千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出西戎
乎龜者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庭之虜畏威懷德歸我
乎明年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綏宥四
鎮君房嘗為之頌明年秋試進士以崑山進白龜詩

嘉祐中崑山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
衣冠如唐人繫紅鞋角帶着短皂衫見人慟哭語言書
字皆不可曉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
唐天祐中誥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又有一書乃上
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
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為令召其人犒以酒食且使人為

其治椀教以起朴仆之法其人喜各捧首謝而去船中有
麻子大如蓮的土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
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崑山
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空屋人亦不存

龔宗元家居崑山黃姑里藏其父識登第時金花榜貼乃
用塗金黃帟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
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帖狀貯金花帖於中外亦
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
少見其制故附於此出范志

兵部郎中朱貫五世孫子榮徽欽時南奔渡江年甫六歲
初抵瓜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以竹篙拄墮江津俄而
舟至丹陽子榮亦登岸舟人驚問之曰吾拊椀來眾皆
歎異同渡僧允謙攜以至吳謁郡守賈青青故慶曆相
魏公孫與朱氏世契乃托居史元長家及長好學仕止
朝奉郎直秘閣此崑山朱氏之始也又汴人龔猗以殿
中侍御史扈從高宗南渡道經崑山真義里折銀杏一
株插地祝曰若此枝得活吾於是居其枝長茂遂成大
樹如癭如乳者凡七十餘顆相傳為其子孫嗣世之數
此崑山龔氏之始也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胡騎犯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舟
退保崑山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旋風入舟
印與文書皆墮水相視駭愕急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
胡兵來襲欲急走通惠鎮留吏求印吏禱于山神曰苟
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令亦懼乃作堰捍水踏
車涸之畚鍤如雲鑿數尺印已淪泥中矣

高麗國進陰陽柏兩株高纔二三尺高宗以賜王絢絢種
於永懷寺殿庭左右後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
右花則左實

建炎四年二月金人進據蘇城縱兵焚掠死者甚眾諸將

奔伏外邑覘金人去競以兵還三月張俊至自崑山

紹興元年崑山縣石工採石而山摧工壓焉三年六月他
工採石隣山聞其聲呼之相應答如平生鑿石出之見
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為石
人貌如生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子車駕至平江甲寅次無錫吳
芾言知崑山縣胡廷傑應辦巡幸科擾民戶銀器至多
詔勒停永不與親民差遣

陳振字震亨老而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為人端慤因延
之家塾振嘗從容語及繼後事且託昌世訪其人久未

崑山縣志 六
有得振問之昌世以難其人對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振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蓋振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此意遂決振見孝友昌世見政績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為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齋錢銀供其費書辭懇惻讀之令人悚然九成頓首日候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才在此多時

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之助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有九成親批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即今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齋去此物時以焚香對諸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平生好為詩所著號翠微集邑宰蓋嶼有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淳熙中有一道人誦讖云潮過夷亭出狀元知縣葉子強遂建問潮館于駟馬橋下後潮過夷亭衛涇遂魁天下

國朝弘治初連歲潮復遠過夷亭於是毛文簡公澄朱太宰希周顧宗伯鼎臣皆狀元及第人謂舊識之驗云

楊和王第六女為向千豐妻王甚愛之撥吳門良田千畝

以供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

出齊東野語

樂菴先生遺訓畧云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

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可留瞑目以後當付

囑者今具畫一嗣宗輩各遵守之一此間土薄水淺

棺以小為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

無用只裁一摺席藉背可也槨只以磚砌以石版覆之

足矣七日或百日内不須選日便可埋也 一親識贈

贈依例收留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 一

僧道經疏亦不可受若在靈帷前持諷尤大不可 一

今歲田產可作五分之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逐年輪

一兄弟掌管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與作營運如此

等孤遺皆當賑恤 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

儉者禮也若齋僧一員念佛一聲非吾子孫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中弋帶箭造庭下哀

鳴若有所訴廣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鶴乃

去

周益公必大年譜云紹興癸酉以親迎至崑山又二老堂

雜誌云予寓崑山時婦家拆土橋易以磚石見其中皆
蟄燕足以闢烏衣國之說又云紹興戊寅予在崑山同
邑宰程沂詠之游山寺寺名慧聚員山為屋氣象粗麗
唐朝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
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之甚謹及上月華閣陟中峯訪古
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又奏事錄云乾道庚
寅至崑山過薦嚴寺及祭外舅瑩國學吳仁傑斗南攜
所解古周易及啓事來訪又南歸錄云乾道壬辰至崑
山李彥平衡來會蓋益公者王侍御葆之壻也故其往
來吾崑既數且久如此

元高總管平江記事云于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
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入選為長吳正官覺
而笑曰我吳人安得作官長吳耶初授承事郎昌國州
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長洲縣尹意
為偶然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為既陞知
州安得再知吳縣耶未幾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始
信夢之奇應如此文傳吳人兩為本路官誠亦稀遇後
為翰林待制脩遼金史贈禮部尚書志載進士于文傳
不知何縣人據此
則為崑
人明矣

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祖母施

夫人病亟祖父秘書君卜窆陽抱山欲穿壙以為藏施
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
孫明日役者鑿地深五尺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
陸君績之墓別有石刻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
矣秘書君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謝
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其子
孫聚居崑山至今為衣冠巨族

蘇平仲子由之裔孫也有文集云吾嘗自安東浮海至崑
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矣然吾起居
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之人皆凌兢戰慄齒上下

作聲無復人色吾曰不必懼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
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眾皆少安比登岸吾謂同舟之
人曰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
等登岸我亦登岸相視一笑

延祐初太倉有丐者椎髻跣足披皂衣操大瓢往來於水
軍寨及張京馬頭酒家乞飲飲醉輒呼云牛來矣可隨
我去也又於水軍寨木及人家門壁連書火字人皆惡
之詈之或扑之自後不知所往是冬有海賊牛大眼自
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水軍寨張京鎮俱被火災始
信丐者之言

順帝初海鹽陳思恭前妻生子曰寶乙後商於泉州繼娶
莊氏生子曰寶生思恭浮海溺死人聞莊賢而有容求
者接跡誓死不嫁惟教育寶生為急且訪寶乙在海鹽
遺錢四千緡贍之思恭嘗貸其友石章錢五千緡又負
市舶引錢若干莊曰夫之信不可失也傾其囊而償之
人無不義其所為寶生既長乃自泉來崑山家于婁東
築春草堂以奉母迎異母兄寶乙歸事之甚謹寶乙死
復為撫育其孤太史王彛為作春草堂記且傳其事云
至正十二年三月方國珍率海寇直抵太倉大肆劫掠浙
省參政樊執敬領兵數千來援次於崑山畏賊不敢進

縣城南有女瘖不能語素不知書忽自解悟能篆書其所
書金剛經碑舊在馬鞍山北碑陰大書西方極樂世界
六字古隸體也

元時邑中耆儒盧觀趙天祐衛館盛德瑞范天與文質共
六人有司月給廩以贍之勝國待士之厚如此

葉秀實崑山人文莊公五世祖也元之末世方谷珍亂海
上小人乘時相延而起崑山福嚴寺僧有提點與其徒
昌都寺等亦聚無賴殺人如麻大肆焚劫有司不知所
為賊勢漸張禍且及秀實秀實憤曰鼠輩敢爾不翦除
之又一谷珍也陰募勇敢士若干人經畧已定乃以賊

焚劫之跡繪為圖上路率眾掩捕盡得之無一脫者
官為窮詰皆伏辜而有提點實先庾死秀實聞之曰佛
法重閣維戲作舉火文以著其惡鄉里稱快

蕭墅張漢傑子伯庸皆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婭張
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松江錢鶴臯作亂遣人詣張
請相結約為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
耶大書叛賊二字黏諸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
去後鶴臯敗張獨無患

富室陳俊卿治別業於馬鞍山前以路偏窄不便乘馬顧
山下多劉氏田乃具書儀遣家僮留保請焉劉怒曰吾

豈賣田者裂其書擲其殺核于庭留保默然而退自念
若告主人必啓訟端不如隱之權辭曰諧矣姑徐徐耳
又數月陳復具書儀命留保再往劉曰我辱之若是彼
意益勤吾不可已甚遂許之訂期立券劉因謝過陳驚
曰不知也亟召留保問故具以實對一坐歎賞里巷以
為美談今稱馬路口又稱陳宅花園即其處也

至正廿有三年知州僕侯侯斯至官訪三先生之墓而
表之州人管善既以先志割常稔之田四十五畝入校
官養士又謂諸賢之墓不可無祭祭不可無田於是復
割田三十五畝為祭祀脩葺之用且以其父仲玉之葬

亦在馬鞍山也謂祔其主於龍洲之祠僕侯悉為下令
如其請三先生曰王彥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樂菴墓
在圓明村劉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殷奎為之記

朱君璧善畫嘗作紫霧龍宮翠蓬神闕二圖十年始就人
謂其妙入神品元季海寇犯境邑人皆棄家避難君璧
獨抱二圖坐樓中家人不能強其去寇遙望城中虹氣
貫月踪跡而來虹自君璧樓中出也疑有至寶登樓取
觀執不肯與寇攘臂而得之乃二圖耳寇怒裂為碎紙
而去楊鐵崖名其樓為虹月且記其事

衣和菴主崑山人隱居雪竇之棲雲畜二虎恒跨之以遊
初雪竇妙高峯左千丈巖巔有藤一枝蜿蜒其上下臨
不測乃蟠結成龕為藏脩之所故號棲雲嘗有偈詠藤
龕云竹筧兩三升野水窗前五七片閑雲老僧活計只
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卻雲菴過
別山三事衲衣穿處補一枝藜杖伴身閑黃皮裏骨一
常僧壞衲蒙頭萬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披蘿又上一

峻嶒

李德睿字士明號鶴瓢道人崑山人也幼穎悟有出塵之
想父母以其不宜於俗捐愛出家習玄學及長為道士
凡三皇內文九鼎丹法延齡衛生之術罔不該博後從

莊子正遊黃帝岐伯之書先賢治證之論悉造其奧又
遇樵人李清隱教以竇太師飛騰針法由是以醫鳴而
一時王公貴人下至韋布皆敬慕而願見焉具見少師
姚廣孝碑銘

至正己亥有古墓為築城所發其首行題曰高府君夫人
詔授崑山縣信義鄉君馬氏墓其誌云子玄楷上柱國
開元二十二年葬虎丘山西蓋信義古縣名也今屬朱
塘鄉

國朝洪武六年江夏魏觀守蘇州以孟冬吉日行鄉飲酒
禮于郡學賓僕之外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

百有十歲吳縣楊茂林文友皆九十餘歲形充神定行
坐有禮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觀躬出婁門外再拜以
餞郡之士女觀者快焉以為幸見太祖嘗召壽誼至闕
庭賜以酒饌復其家壽百十六歲而終今其家有世壽
堂裔孫震官至廣東參議

余尚書茂本游縣庠時方與諸生會饌一老御史微行坐
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
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御史大奇之
國初丁晉仲敏與郡人沈誠莊為倡和友詩文甚多仲敏
蓋吾崑人也嘗和誠莊韻曰關塞同為客王門共曳裾

青雲應咫尺白髮竟何如忽憶吟梁父長懷賦子虛所
嗟衰朽質多枉故人書

出水東
日記

洪武初邑民歸度為仇家所搆脫走巴蜀間困苦萬狀至
播州丁山會日暮投民家俄有偉貌人就寢謂度言山
中多盜賊因抵掌曰吾以束草為標汝循標過山有大
石名碁盤可尋吾家汝無患矣吾褚姓也黎明別去度
從其教循標行三十餘里聞雞犬聲見道傍大石有耕
夫扣之曰此碁盤石也且言人無至此者度以褚言告
之眾頻拜曰此吾丁山褚神也有廟在焉數十年前嘗
導人至此眾駭異競邀度歸羅酒漿款數日而去後還

崑年九十六而卒

黃鐸字希聲以舉人授徒崑城自題其座隅曰非公事不
入縣門里中子弟從之學三日不授書惟命以正立必
欲堅不動或怪以為問曰讀書易耳為人難苟坐立未
當他何望焉又進士張經字伯緒博古嗜學不樂仕進
諸生授業者多成偉器若張和兄弟項聰瞿太安皆出
其門崑山以師道自立者王樵玉之後得此二人

趙彥可吾崑山人洪武初任山東臨清知縣公勤寡欲好
士愛民其妻受民賂彥可覺之以所賂之物竟白于府
復責其妻而遣之事聞歷任甫一載超陞鞏昌府知府

噫彥可亦可謂之士矣今亦不識彥可之子孫有無何

在也

出平橋稿

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吾崑督工開鑿千墩浦畚鍤之下得斷刻云龜卜吉著卜凶五百年後湖水衝蓋唐人墓也

吾崑范啓東暹嘗聞之前輩云士大夫游藝當審輕重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後若琴奕猶不失為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又張經伯緒張篠菴兄弟業師也嘗告諸生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奸人下隸惟是

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一中其欲則為害大矣後生戒之葉文莊公皆以為格言筆之于書

景泰五年東南饑且大疫蘇松為甚崑山知縣鄭侯達初下車民偕來向侯求食至填塞衢路民哭侯亦哭即閱濟農預備諸倉皆虛名無實乃連日夜走鄉郭求民家稍裕者輒入門諭之曰汝幸温飽何忍坐視吾民饑而死乎民窮盜且起獨無憂乎聞者大感動僉曰願惟侯之聽侯乃官立質券稱貸得穀數千斛歸急於僧寺道觀與饑民約日兩給粥疫勢未歇則分治醫藥皆必躬親督視大水后民廬舍多廢復擘畫竹材并撤官府敗屋

給之俾里正各率其民復其業而民以安全活者不可

勝數

吾崑龔純純菴大章碩德與學歸然鄉邦之重景泰中吳民

大饑乃寄子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與流

俗輩所為空言無補之詩不同漫錄一二一經水旱便

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寂

無雞類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杜社公同

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鍋無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

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出水東日記

處士周恭寅之嘗擬杜少陵作八哀詩以哀邑人之賢者

盧兗州熊殷教諭奎呂沁州昭王廉憲英葉文莊盛張

副使和孫刑部瓊朱評事萱也前七人已具載志中惟

評事蚤世其行業無所於考然文莊公嘗誌其墓稱其

恭謹端實居官敏而有守詩歌筆札皆有師法則亦可

以知其槩云出吳文定公文集

嘉靖中湯墩陶氏掘土得石函內藏趙子昂所書佛經千

字文等石刻甚多完好如故其題墨妙亭書法云大抵

古人用筆之法畧備於此然着緊處政未道著蓋學書

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

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與語書也已泰定改元

崑山縣志
仲春十有九日門生崑山顧信摹勒上石

鄭介菴進士方與客奕葉文莊公適過其家見之正色曰
如此長日不讀書講學乃為此無益之事乎命左右取
其枰局悉投之于水而去吳遜翁愈而河南參政鎮守
中貴呂與對奕三奕而三勝之同官躡其足不顧中貴
大沮既出同官曰得無已甚乎遜翁曰吾以杜其後也
前輩之持正如此

吾崑醫師沈士怡術業甚精居鰲峯橋北一病夫自北門
外來持錢二百文求治士怡矜之曰吾不能治此疾亦
無此藥宜急歸毋緩也其人迺遷而南士怡知橋南亦

有市藥者即往問之對曰吾與藥去矣士怡歎曰其人
必死于途因使人物色之果死北城門下藥猶在手

邑之南郊有村名西湓瀆洪武中邵吏妻薛氏不受邏卒
之污自經死其地後為彭餘璋宅正統中餘璋病卒妻
鄭宜君赴水死後又為王鴻羽宅嘉靖中鴻羽子土病
卒妻陸氏又自經死夫其地同其代同而其死節又無
不同豈地靈而人傑耶邑士大夫異之名其里曰三烈
崑山舊有斯文會以宴縉紳延齡會以宴耆老甚盛舉也
後二會合而為一旦非我士類亦得廁于其間有不屑
者堅辭不出二會俱廢後之君子必將尋舊盟而復故

崑山縣志
典矣近又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分祭王文恭公絢
王侍御葆李樂菴衡劉改之過易蓮峯斗元顧尚書禮
龔處士誦諸無嗣者之墓後更名儒紳會邇來或出仕
或病或亡雖間舉之不如往日之盛也

崑山縣志卷之十四

集文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
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饑荐臻
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
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未備大曆九年太原王
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于廟退而嘆曰夫化民成
俗以學為本是時不崇何政之為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
飾班事大啟室於廟垣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

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敷大猷以聳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興行行於鄉黨洽於四境父督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主設教嚮其末不墜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繼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王禹偁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

五帝王之謂乎是以窮於旅臣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而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於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稱漑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

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媿乎縣大夫邊公
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
能名儕類驚其久次大來之望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
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
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吳民受賜降璽
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于天官會茲邑有令
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叙政績聞諸冕旒未幾
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教
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
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

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羣吏弗違迺庀工徒迺度
材用一畝之宮芟蔓而出之數仞之牆樹土而揭之殿堂
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巧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
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迺狀
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興也既如彼像
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籩豆陳
簠簋潔牲牢具壘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賀
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牆化之猶
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
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山

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隣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

崑山縣重修學記

張九成

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所聞為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於社壇之西闢其

門壇廣袤十餘丈又以東建學外門週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於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從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謂學者當以孔子為師當以孔子為學孔子之學非謂博物洽聞絺章繪句過高自標直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

致將相吾富貴歸故鄉吾當記三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
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
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
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
冀而助武氏而事實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
孔子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崑山縣重修學記

范成象

皇朝在祖宗時郡國得置學官弟子員選賢以教者舉天
下纔五十有三所而蘇居其一焉崑山實為蘇之邑其承

休尚矣縣有學在西門之內雍熙中翰林王公嘗記素王
廟文章煥爛豐碑屹如也政和中徽宗皇帝所書大成寶
章雲漢昭回扁榜巍然也然並海之俗易趨利業儒者蓋
寡異時以學入仕者越數十年時一慰寂寥耳齊魯之變
不同風土之宜異也粵自化龍南渡乾旋坤轉萬靈駿奔
海若波立蕩壅決塞百川理順由是此邦潮汐流通溝澮
交會學之向背二水殆有濼渙之美焉自茲文物之興渤
然士爭以儒學自奮接屋連牆絃誦如市隨計公車束書
橋門者率數倍它邑奉常賜第連大比不乏人近歲尤輩
出歲時閭里盍簪至環席皆前進士昔所亡有也以篤近

之效漸微俗力半而功倍也學更數政弗問弗違日圮月
摧風雨弗支乾道改元河陽李侯為邦之二年也蒐慝刊
弊無廢不興疏源導利專務以惠愛恤隱雖遇大嗇其民
弗疵邑且治喟然謂同列曰百里古子男之國也命令政
教以是而出所以助王化使民嚮方者豈屑屑吏能宜稱
哉況吾屬奉制書此道固先勸相矣如之何弗敬會有浮
屠氏以貨殖自豐者非法官籍之貲以緡積田以頃計侯
乃請郡願以貲治廢而田為供太守吏部沈公方以儒雅
潤色為治嘉侯之意亟言上而從之侯躬度材鳩工指授
斧斤朽鐸趣事紛舉經營於良月之初朔一再告而閣宇

崇成門闕沈如廊廡轟如殿陛有序飛甍翼如橫經肄業
有堂有舍像設儼列器陳合儀凡所尊崇規模備具迺會
邑之縉紳縫掖釋菜于先聖先師禮成弗愆萬目交聳猗
歟盛哉斯文之壯觀也成象依仁里居獲與榮觀侯以紀
歲月請於不腆之文既辭弗獲竊謂古者四民一耕而三
食之工商服勞食焉而無愧食功也士獨無所為食之不
惟無愧又加敬焉豈不有大功乎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俾三人者其作于于其食易易繫君
子為之本士之功顧不大矣哉亦有非古之民而食人之
食其人已病矣又從而漁獵之如木之有蠹枝葉未害本

已先撥為治者當謹視而剔去之今李侯剔其蠹而培其
本是真知所以為治者歟本固矣則英華之發又將增是
邑文物之光不止誇衣冠之盛於疇昔而已矣宜有魁磊
豪傑之士出如吳前聞人一二鉅公以功名德業焜耀宇
宙者今而後或見之毋忘其所自邑人皆曰昔鄭子產不
毀鄉校三年人猶誦之今李侯之惠吾邦也如是吾之誦
之奚俟三年李侯聞之以為不然一日晨入揖諸生而進
之曰昔無廬今大廩居昔無以為養今有儲願諸君朝於
斯夕於斯議於斯誦於斯朝於斯夕於斯所以居爾業而
謀爾躬也議於斯此余之所樂聞也誦於斯以俟後之來

者君子以李侯為知言云故余喜而併書之李侯名結字
次山

重修縣學記

莫子純

壯哉崑山之為縣也摶結峻絕白石如玉沃野墳腴秔稻
油油控江帶湖與海通波山川孕靈人物魁殊則所謂玉
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著於荆國文公之詠豈徒疏榮於
往號抑亦延光於將來也洪惟我朝用儒立國考辟雍泮
宮之制京師郡國皆立學飾祠廟以奉先聖闡黌宇以育
多士崇稽古之洪道茂長世之善經由是文治勃興炳然
與三代同風猶慮湛恩之未廣聲教之未洽也申命縣更

置學麗先聖廟如郡國之制景祐四年之詔也嘉猷四塞
六合時雍沐浴膏澤潛潤德教祁祁生徒濟濟儒術而崑
山世載其美焉藻挾天庭考四海而為雋折瓊枝而繼珮
固眾芳之所在也日引月長鮮克修事夏絃春誦家自為
學先聖之居亦窘風雨朝奉郎知縣事章君萬里大懼不
任以墜教基授謨梓匠夙嚴神栖飾南端之特闡立應門
之將將華觀雙邈采題相輝乃營新堂乃恢廊廡浚以玉
甃繚以崇垣奢未及侈規遵王度是以經始勿亟成之不
日庀工於慶元五年六月而以八月畢之於顯新宮既闕
且康思欲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也於是捐供給之贏

貲斥圭租之羨賈易民田幾二頃括姦民隱占之田溢三
頃民之訟田法當沒入者復溢其二頃酌蓄町既夷且
大俾其儲積供侍久而可繼也又為之新館舍之器用潔
祭祀之遵豆亦衣布之餘財而匪重費于公也既壯其室
亦豐其儀躬率諸生行釋菜禮告奠聖靈昭事是肅敬謹
威儀示民不佻煌煌乎茲文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而後乃知流大宋之德馨咸在於此仁風行而四達義方
激而遐鶩聲名布濩溢浹邑區菲言厚行陶化染學昭光
振耀立事立功效當年之用以對前修之純淑則崖風穴
水不特清越餘聲而已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於後

章君以子純嘗參吳門之幕乃列其事來告俾書之

崑山縣學租田記

鄭準

縣有學學有廩教而養之上之加惠於士者厚矣故學校不修則春誦夏絃之習廢廩粟不繼則朝齏暮鹽之嘆興二者常相須而不可以闕一也吾鄉之學安於庠陋者垂百年嘉定辛巳知縣事巫君似修始撤而新之閱麗雄深十倍疇昔瑞守陳公寺丞嘗欲涉筆登載而弗果然是舉也役鉅而用繁故於學田未暇增溢經費之外所餘亡幾何繇是食鼓聲沈書燈焰熄朔旦則見大夫率凡有職掌之士再拜于庭一揖于堂而退養既不贍教安所施若是

又十有餘年矣紹定辛卯戶部郎直秘閣鄒公被君相見知來牧吳郡公醇儒也其為政似陽城其好善似樂克其興起學校似文翁粵自下車未遑他務事關教養知無不為始於類宮均逮屬邑捐金殖產高下有差明年秋以二百萬錢俾邑士陳九皋經理其事得積善等鄉良田六十九畝二角十四步歲租八十九石九斗有奇眎故額幾稱晝以裨簞豆之費夜以給膏油之需公之推廣上恩作成士類抑何詳且悉也公之言曰吾之田非以不義而得也蓋欲學得有義之租而人得有義之供也公於一政事一念慮之間舉不違乎義義之為用何如哉嗚呼一介不取

諸人伊尹之義也萬鍾何加於我孟軻之義也伊尹孟軻
出處雖異而所以為義則同士能充此不以窮達得喪亂
其所為則亦何往而非義乎此公之盛心士之所當拳拳
服膺者也一日學賓何旦直學陸震持郡符踵門而告曰
新祖之增為賜侈矣是宜刻石以壽其傳盍為我記之嗟
夫道古今譽盛德文士之職也顧衰遲廢學詎能著文獨
念丙辰叨末第實為父兄尚書公榜下士又安敢以不文
為辭抑聞之化民成俗學之所繇設也理財正辭義之所
從出也是故養士而無其財則非所以為學取民而無其
制則非所以為義今之所與共理者惟要途是趨惟捷徑

是圖知己而已於學乎何有呈鞭扑之威急征斂之期知
利而已於義乎何有飽鮮醉醲笑與秩終知自奉而已於
養士乎何有其間崇儒向道畏清議而恤遊談號稱留意
學校者不為無人要亦不過哀科罰之貲括簿錄之產僅
僅為一州計則已有德色於屬邑乎何有公則不然寬以
愛民而無纖芥之過取也儉以足用而無秋毫之妄費也
好清淨而游觀之弗事也薄滋味而廚傳之弗飾也故能
因常富益常產以培養士之基內而一州外而六邑廩無
不義之粟學無不養之士我冠博帶日涵泳於恩波教雨
之中公之有功於學校其可淺近論哉雖然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聖門之所深戒厥既養之矣則教之固不容緩也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茲不曰養乎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茲
不曰教乎既飲食之又載教之而使人有士君子之望斯
可矣夫豈徒鋪啜哉昔昌黎韓愈有言莫為之先雖美而
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今賢侯置有義之租為有義
之供以養屬邑之士而屬邑之士不能日望下風奉承色
笑則所謂教非賢宰之事歟宰家世三魁以儒術飾吏事
必能招名師而為之訓導旌秀士而為之表率藏脩遊息
金鑄而玉成之美之彰於先者無窮而盛之傳於後者亦
無窮矣它日公坐廟堂庇天下之士而究其所施士由庠

序觀天子之光以行其所學則教養之功作成之效豈直
一州六邑而已哉士乎士乎可不知所以自勉乎若夫名
遂身榮志得意滿陳食前方丈而弗念藜藿之憂棄牆角
之短檠而遽忘絃誦之樂是之謂徇利而違義非公之所
望於士者也尚相與戒之

崑山校官養士之碑

袁宗仁

國朝崇儒右文自都城洎郡邑皆立學六飛南幸駐蹕武
林吳為股肱郡崑山吳屬邑密邇帝都士風殊盛迺考邑
陞大縣令人選闕授受不苟得人遂多有李侯稠章侯萬
里皆前政邑大夫擅設錦之譽者也知政化之本能急先

學校或補修或增廣不遺餘力一時名儒大書深刻鋪張而夸耀之豐碑屹立可考不誣今令君吳侯實繼諸賢後未下車詣學宮謁先聖先師延見生員周眡旁睇慨然言曰美矣學乎蔚有泮宮之制門廡軒陛嚴整像設章服耀煥循左序歷齋舍升倫堂閱禮器簠簋樽壺爵坫無一不備此累政所盡心者何更為哉特未知養士之原如何耳合詞對曰學有田田有租以給膳羞不乏也豪民私其利姦胥隱其籍莫肯輸納故時有不繼諸生羣萃黌宇朝誦晝習夜焚膏油旬具程課無頃刻假僮使家食往來道路安得一意于學侯曰唯唯吾將搜括舊租悉奉庖廩侯又

曰師嚴然後道尊學有長所以領衷衿佩傳道授業解惑非師而何然均布衣也容有玩易乃請前進士紹興戶曹朱起宗臨安簿沈誠為主學為學賓聳其觀聽長邊瀛先進老成談經命題督課具有法度其兼訓導職掌袁宗義沈逢原嚴日胡鄉曲所推列職在學俱給月俸以示優異生徒僕僕拜賜始卒若一罔有違闕且是邑之地環數百里戶口六萬獄訟錢穀簿書期會不無事矣而能委曲規畫教養士類是豈可淺近窺測也耶侯考已三書瓜代有日諸生懷德惜侯之去且慮侯之美意不傳也邑之士大夫從而縱吏之欲侈其事丐文於宗仁不獲辭乃正冠肅

容濡毫伸楮述其顛末書而刊之石吳侯名槩字子直義興人今承議郎已被間行為中都官其政績備見於當路之所知茲不復詳紀云

崑山州新學記

龔璠

延祐改元三月平江路崑山州移治於太倉詔天下科舉取士之初年也有司聿新而未有學朔望馳謁舊學非便是年冬相臺王侯安貞來守是州大憇無以作人材而承上意矧茲帶江控海商貨之區漕舟之津既庶且富莫先於教州之士平江路學道書院山長王大年處州路儒學教授杜熙直學陶公甫學賓陶正甫請各視其力相與成

之不以煩公家度地治所之北遠去闐闐秀色䟽達創大成殿傍翼兩廡前闢重門像先聖先師繪從祀諸賢又範尊爵疊洗具嚴廟制鳩工僦功費夥矣侯曰止吾豈竭人力以樹風化哉州舊學豈不能偕遷于此顧鄉校不毀因之以羸諸生庶乎其並存也學嘗率鈔以修舊吾以修舊委米廩則以鈔起新學且以紓眾志而仗助踵至講堂齋宇直舍儀門庖廩之屬次第完美通為屋五十餘楹置養士田一十頃有畸士民競至膏腴源源而來未已於是稱為一州之學始於二年四月迄于三年八月教授錫山陸介任職勤狀顛末求記璠以固陋弗獲辭謹按吳之初泰

崑山縣志
三
伯端委以治周禮至於仲雍乃從其俗春秋之世遂為侵
奪強暴之國郡縣以來漸效樂土極而國家休養之盛雖
僻左亦衝要漢史載海陵吳太倉江南亦有其地邪生聚
走集當為之謹庠序也久矣況於州之既遷刑政號令所
自出微學則何所本邪夫二帝三王之傳開物成務之道
建學立師獨為儒者哉前代失其統明體適用者亦寡見
謂迂闊舍此而它求常不足以立治敝而改圖往往復歸
諸此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仁義禮智之性斯
道也所以直道而行也君子小人莫不有學本末先後平
實昭徹彼淺薄近似誠不得而與矣皇上表四書而會六

經不特九州之內也必使四海之外凡有血氣率由於義
理之中明學術正人心建萬世之太平士生斯_時抑何幸
也昔之士借曰未有以取之也取之矣士將何以待用乎
取其文文浮於行不可也用其材材充其德可也古之學
者為己成己所以成物也人己之辨善利之分知此則科
舉非利祿而設學校又豈飲食課試而已哉侯繇宰邑最
入郎省周行直清視邦選侯明治要望於吾黨甚厚噫嘻
其亦興於仁讓矣乎工費田畝詳於別珉尚俾來者有考
於斯

崑山縣學宮碑

楊維禎

崑山在唐宋為望縣國朝以生齒之庶陞州徙治東倉至
正丙申東倉毀州復舊治所招還流徙民重立宮寺及社
稷之壇宓犧神農黃帝之廟至是遂新作孔子廟學禮殿
倫堂重門廣廡齋廬直舍庫庖廡無不畢具像設先聖
先師繪從祀諸賢範祭器理大成樂無不如法實今費侯
為州三年之所成也役始至正二十年夏四月竣事於明
年冬十二月侯既率文武僚友舍菜告成又命職于校者
具書幣狀顛末走二百里外謁予文以志予方悼世變之
劇州縣鞠為草棘雖鄒魯地不免矧阻江要海與寇爭尺
寸者哉訖能保障其所如金湯帡幪其居廬校室如按堵

之故非其人之得守將才曷致是邪若侯者是已傳曰守
令者民之師帥也侯非師帥之殊尤者乎吾所樂道也於
乎人之所以為人以有倫也有國有家者叙焉斯治數焉
斯亂世降道微邪說暴行滿天下馴致三綱淪九法數人
類無以別禽獸然理出於天者未嘗一息而可滅予讀孟
子書知先王學校之教矣其言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時方崇功利薄仁義則又告之曰未有仁而遺其親
義而後其君者推其效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人心天理之可恃也如此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
在泮獻馘在泮獻功又知古者文武匪二致也侯於用武

崑山縣志
之秋不敢斯須忘文教是可書已費侯名復初字克明東
平壽張人世長千夫于鎮江蓋有文武才幹者是役也同
知州事梅英實贊其成時判官丁復初教授陶植提控案
牘陳善都目沈繼祖謝宏道也詩曰

維吳支邑崑在北東東薄于海捍海作邦陵谷以變井邑
以遷人民雞犬往而復還邑有庠序鞠為草莽治必有教
復我黌宇展也費侯克帥克師文事武事匪曰兩岐在昔
受成獻功獻馘我教既成我戰必克化民服敵孰負孰荷
侯曰噫嘻豈不在我我部百里我心一家衣冠儼雅籩豆
靜嘉天經不斁國紀攸叙如子從父如弟子聽傳維崑有

石維石有銘銘以著蹟適觀厥成

重建崑山縣儒學記

謝遷

崑山縣學在城之西南本宋元以來故址國朝正統景泰
間知縣吳昭者嘗改建焉殿堂齋舍咸具歷歲既久頽敝
滋甚有司者未之能新也成化癸卯今副都御史襄城張
公淮時以監察御史節按歷茲邑見而嘆曰是而不為將
安為乎適縣無長吏即命府判沔陽邵福春陵李智董其
事鳩工市材購隣地以拓其基創新易敝增隘就廣辨方
正位期年而落成其重門大庭巍然學宮之前者曰大成
殿殿之旁兩廡列焉堂有三曰明倫曰育賢曰退省齋有

二曰居仁曰由義設門于退省堂之前曰自修築亭於射圃之上曰觀德而凡鄉賢之祠師生之舍庖廩之次罔不完且美焉蓋為屋以楹計者百三十有九垣以丈計者二百三十至於籩豆簠簋之屬亦考博古圖式參以今制更造二百四十餘器當時未有記其事者頃巡撫都御史四明朱公瑄行部至崑周覽庠舍而嘆張公之功有不容泯焉無傳者于是知縣張侯鼎適以考績來京遂承朱公之命請予文以紀之予惟自古帝王之理天下莫不以求賢為務然不先養士而能得賢者未之有也學校者士之所居以業其業者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無可居之

地而能致力於學者鮮矣又焉得賢才以為國家用有能作興學校如張公者厥功不已多乎崑山為姑蘇鉅邑素稱文獻賢才輩出代不乏人載諸簡籍班班可考其尤著者理學如李衡志節如范成大勲業如衛涇皆一時之傑士生斯地嚮方樂學有由然矣矧又有為之作興者哉固宜奮迅激昂十倍於尋常也然學之道奈何是不難知也今夫室必有扁勸戒存焉諸生藏修游息朝斯暮斯顧其名而思其義接乎目而警乎心登明倫之堂則思吾之倫果能明矣乎入居仁由義之齋則思吾之仁果能居義果能由矣乎踵自脩之門則惕然曰身其有未脩邪憇觀德之亭則瞿然曰德其有未成

崑山縣志
邪動靜語默不愧乎退省之私切磋琢磨不負乎育賢之意用是而日勉焉以古之聖賢與鄉之先達自期待雖所至不能盡同要之皆實學也外此而為學則非吾之所知也已予既述其事之始末并以是為諸士子勵云

崑山社稷壇記

項公澤

邑有社稷春祈秋報重農事也崑岡壇壝莽為荒墟雞犬放焉遇歲事則望拜於鄉校大成殿之戟門豈惟祀非其所神弗克歆抑且背先聖先師焉前政嘗有意脩復惑於陰陽拘忌之說而未果余竊謂為宰者膺人民社稷之寄平土播穀神實司之民實賴之詎容不知報本之為急務

迺即舊址而經營之砌築四墻創造齋室周以垣墉植以松柏幣有庖所門有扃鐃其神位列於齋堂其祭器寄於邑庠至期取用焉典祀於是乎嚴維茲凋邑營繕孔艱屢政憮視今幸肇成繼自今日以時整葺毋或因循期與宗社相為無疆故書以示來者

縣城隍廟記

沈魯

國家受天命奄有方夏奠安元元以統承萬國俾分職任功顯幽罔間惟是小大郡邑山川城社成秩祀事與天子之命吏同憂恤之寄焉其所以代天理物莫不一極其至而城隍保民為重廟祀固在以義而起崑山自唐為吳望

縣光化中錢鏐攻毀其城宋世承平三百年柵竹為防而已元社將屋而始城之城隍則廟於縣治南百步國朝增崇祀典規制堂宇徙營馬鞍山麓歲久摧敗宣德紀元之九年盧龍任侯豫尹茲邑大修山川之祀至于廟下懼日益墜弗舉乃召父老而告之以禮事神之義慮財計庸易故而新之以完固重門後寢深靚嚴密神妥其靈式歆禋祀既落成之明年而侯去十五年而侯之明德克孚民不忘於思於是王惠均澤高瑞世祥倡率而之予曰吾邑廟祀惟是顯厥靈赫自改創于今七十祀吾境內疾疢不興風雨時正六府三事順成卧赤子於衽席職神之由侯復

以忠信成民而禮神人延釐益垂寧只請於麗牲之碑以紀成事俾後為規隨也竊惟天子之命吏與神同食茲土相須匡輔坐堂陞而司平於民揄方明而禍福之顯幽不同而憂恤之寄同咸有嘉德依人而行則夫神之獲安其室職有由然哉其辭曰

有廟奕奕于山之陽有赫厥靈實司其城惟城惟隍民保民障神亦依憑光霽彤嚮歲歷彌久積其室廬尹哉任侯為恤為謨式廟以增堂寢具考神有神廟民有攸告司邑惟侯司城惟神成底于仁合于太鈞我民報祀無怠來者載書示徵勒之宇下正統十三年春月吉日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魯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脩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文節公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文正范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勢燄熏灼毀譽舛午今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薨而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

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穢且疏利害請除之而依曹師旦為世大勳矣尤務搜賢才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其所言夙與元晦有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註書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諡于今三百年為士者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搖落神弗寧妥民有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宮之旁俾七世孫烱居守其墓在湖州者亦已蕪沒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饑渴故能克殄凶慙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讎恥自奮以

勵不挫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
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
歲事不修祀典有缺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
取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
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註歲時祀以特牲奠帛為
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侍郎
葉盛與公同里常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遠湮沒
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吳欽為勸說協規之士買田
數十畝以助修葺費而始得永為世業俾魯撰詞刻石以
示遠於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弗違其才則無以自

淫應作湮

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毅慷慨多大畧
是以吳楚之國常不競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
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斂
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
餘月而畢舉勅敵為之震懾使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
海內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
而謂閩越南產迂儒僻士果無能為耶金源既衰北鄙多
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眾使公柄
用而得與戮力必能集眾謀申警備厲銳養威以作南士
之氣使無忘北鄉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

乎自強假以歲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高才
見疏寡謀自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衄之
餘沒世不振雖公之明見不爽悉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
用所可見者如此而已於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
以侑神歌曰

山蒼蒼兮海茫茫懷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兮不可望
事往人異兮而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恥徇時而為
否臧苟校功資之得喪兮夫孰畏乎名德之弗昌玄雲兮
翱翔靈風肅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歲事脩我兮我
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颺輪於帝鄉

宋詩人劉君墓碑

詩能窮人尚矣有生而窮者有死而窮者借車載家蹇驢
破帽此生而窮也耒易荒土采石孤墳此死而窮也龍洲
劉先生諱過字改之家徒壁立無擔石儲此所謂生而窮
者塚蕪巖隈荒草延蔓此所謂死而窮者先生何窮之至
是哉然橫用黃金雄吞酒海生雖窮而氣不窮詩滿天下
身霸騷壇死雖窮而名不窮乃知先生之窮異乎常人之
窮也往往至先生墓者吊之詩酌之酒止於花時勝賞宴
酣之餘買豪傑之名而已未有特扣禪關芟夷荆棘表先
生墳者吁先生之骨豈終埋沒於空閑寂寞之濱也哉余

也讀先生詩慕先生名於是以琴書易片石為先生誌先生之墳即東齋後也今不立于墓側而立於東齋之嶺涯者以僧房多扁鑰故耳庶使江湖詩友知有詩人之墓在焉嘉熙二年正月十五日上蔡醒狂呂大中誌從而銘曰芝蘭之馨梅花之清先生之名凜然如生

葉文莊公祠堂記

吳寬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為兵科給事中當己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於時後參政山西遂擢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蠻夷功績益著憲宗之世乃召為禮部侍郎

及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歿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父由進士來知縣事廉慎有威而惓惓焉尤以崇正黜邪為念自以少知公名今獲令茲土無以致仰慕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歿而祀于其鄉此禮也顧學宮後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像以改公祠設位於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它日托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有

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
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有之公之政事載於國史者甚
備已不必論其書冊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
以歐陽子為法純雅明白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
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
者惡之不忍與接其所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
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于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
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歿使天假之以年其見於世者當
又不止於此於戲惜哉寬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
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

況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強書而復之祠成于
弘治三年二月戊戌

興
山
興
興

三

